

# 為君唱到夜盡天明

莊烈

## ——長白山下多麗人之六

### 犒賞部隊準備開拔

乘興而來，敗興而歸，姜小姐召集獵人收隊，停止狩獵，整隊循原路下山，返回巴圖營子。一路上大家心情都十分沉重，誰也不願意開口說話。只聽見馬蹄踏在積雪上，發出沙沙的聲音。

我回到宣撫組，長官部送命令的人，已等在那裏，我拆開封緘，命令寫着：「朝陽於×月×日傳捷克復，殘敵向凌源方向潰退，着該宣撫組，在朝陽縣錦朝鐵路沿線，相機掃蕩，趕日由巴圖營子出發。」我立即會同閻充及騎兵團長苑九和召集幹部開會，宣佈長官部命令，然後下令部隊於明天出發。並着各單位歸還向民間借用物品，整理環境，恢復原狀，打掃街道等。王府老太聽到了我們部隊明天開拔的消息，即吩咐管事送來肥豬十頭，高粱酒十簍，每簍三十斤，共三百斤。因當天已過中午，殺豬已來不及，決定明天中午會餐，餐後出發。因為部隊調動，有許多事情等着料理，一時忙碌異常，早已把上午打獵的事忘記了。姜小姐曾兩次着人來請我過去，我均以事忙推辭不去。

最後梁國恩拿着一封信進來，說是王府送來的。我接過來一看，是一個小巧的天藍色西式信封，上寫「敬煩面交莊參謀親啓」，下僅書內詳二字。我拆開信封，立刻聞到一股香水味道。抽出信紙，也是橫寫的印着花紋的洋式信紙，上面寫道：

莊參謀：

驚悉即將移蹕遠行，兩月相聚，不無依依。折柳長亭，陽關三疊，送君千里，終須一別。倘蒙不棄，請於夕間移駕舍下，再圖一聚。

敬祝

日安

姜文揚手跡

我看完信後，告訴梁國恩道：「你告訴來人，說我吃過晚飯後，七點鐘準時到。」

晚上七點鐘，我準時來到王府內院。到了樓上，已見走廊上和我住的房內，都燈火通明。我推門而入，除了姜小姐、呂大姐和魏嫂的女兒招弟外，姜小姐的姪女姜芝媛意外的也來了。室內的佈置，也有了改變，四扇屏風盡收了起來，立

在牆邊。四個單人沙發並排在一起，另外多了兩把無扶手的高背椅子。几上除了茶水點心外，還放着一隻黃布囊。象牙床前的床頭燈，依然透着誘人的朦朧光暈。

她們見我來了，一齊由沙發上站起來相迎。我意外的發現，今天晚上，呂大姐竟一反常態，無復風趣活潑，妙語如珠，突然變得沈默寡言，表情嚴肅起來。不但如此，連服飾打扮也有了重大改變，更使我驚訝不置。看她一襲剪裁合身的天藍色呢絨旗袍，絲襪，黑緞綉花鞋。長髮梳得整齊烏亮，用一條黑色緞帶綁着。臉上不但敷了粉，也塗了淡淡的口紅。旗袍襟上，別了一枚「流星趕月」銀色別針，映着燈光，搖曳生輝。手指上除了戴着鑽戒外，左腕上是一隻翠玉鐲子，右腕上是一隻黃金鑲寶石鍍珮（軟鑲東北人叫鍍珮）。這一身珠光寶氣的打扮，若是換了別人，一定俗不可耐，但在呂大姐身上，却更顯得雍容華貴，美艷絕倫，使人看了，目眩神奪，不能自持。

我脫口讚道：「大姐！妳……」姜小姐看見，連忙向我使眼色，教我不可孟浪，我開始感到

氣氛有些不對了。姜小姐道：「大家請坐下，我有話說。」我依言挨着她們一齊坐在沙發上。

### 驪歌聲中淚眼相對

姜小姐向我道：「明天你就要走了，大姐要清唱一段平劇給你聽，說是給你送行。這是大姐的拿手絕活，過去在長春粉墨登場的時候，不知風靡了多少五陵少年。今天晚上，你有耳福，我們也跟着叨光。大姐和我說：有一次，你曾要求她唱，她沒有答應，覺得很抱歉。人生際遇，變化無常，這次你走了，他日不能有相見的日子，誰也不能逆料，今宵一過，明日各天涯。大姐唱一段平劇你聽了，當作賦別的驪歌也好，永遠的懷念也好，全在你了。希望你記着我們，記着我們和你相處的這些日子。」她噙着眼淚一口氣說完，氣氛更嚴肅了。

這時呂大姐和姜芝媛一齊站起來，走向椅子。姜芝媛把几上的黃布囊打開，取出一把胡琴來，然後坐在椅子上，在腿上墊了一塊白布，胡琴支在腿上，開始調弦。呂大姐立在椅子前，輕輕清了一下喉嚨，姜小姐趕緊遞上一杯茶，呂大姐接過，飲了一口，將杯子放在几上。姜芝媛已調好琴弦，問道：「那一段？紅娘？羅成叫關？」呂大姐道：「不，文姬歸漢。」姜小姐聽了，臉上立刻變了顏色。因為她記起數月前，呂大姐過生日的時候，她曾和芝媛一齊攬撥呂大姐唱一段平劇助興。呂大姐因感傷身世，曾唱了「文姬歸漢」，一聲：「見墳臺哭一聲明妃細聽。」已哭得淚人兒似的，生日不但沒有過好，還整整哭了

一天。因為有了前次的痛苦教訓，她忽的站了起來，急道：「大姐！不要！」呂大姐已是淚水盈眶，搖手示意，教她不要說話，轉向姜芝媛道：「二簧倒板。」姜芝媛左手按琴弦，右手操弓，輕舒玉腕，吱鈴一聲，琴聲起了，拉完過門，呂大姐跟着胡琴唱道：「見墳臺哭一聲明妃細聽。」豆大的兩顆淚珠，已滴落在胸前衣襟上。姜小姐悽然道：「大姐！妳這是何苦？」呂大姐理也未理，胡琴更如影隨形，奏起「廻龍」轉「反二簧慢板」，越發淒涼哀怨，「我文姬來覓酒，訴說衷情。」呂大姐連哭帶唱，如鬢婦夜泣，巫峽猿啼，聲斷腸，衣襟上已濕了一大片。

姜小姐哭道：「大姐！不要唱了！」我也流下了眼淚，走過去扶她坐下休息，勸道：「大姐！不要唱了！我心領了。」她把我輕輕推開，用手抹去眼淚，理一下沾了淚水的頭髮，繼續唱道：「……看猿山，聞隴水，夢魂猶驚。可憐妳留青塚，獨向黃昏。」忽聽「繃！」一聲，琴弦斷了。呂大姐已撲在椅背上，慟哭起來。我與姜小姐、姜芝媛三個人也一齊跟着哭了。只嚇得小弟弟畏縮在一旁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呂大姐哭了好一陣，才止住哭聲，悽然笑道：「我好苦！」又指着我道：「人生知己何處尋？明日各天涯，我要為君放悲聲，唱到夜盡天明。」

我與姜小姐、姜芝媛三個人，幾乎是同時，道：「大姐，……」話還沒有說完，呂大姐搖搖手道：「你們甚麼都不要說。」轉向姜芝媛，道：「芝媛！把弦接好，繼續唱，先把『文姬歸漢』唱完。」亂世兒女，就是這樣可憐。姜芝媛不

但沒有接好琴弦，可能琴弦也是她故意弄斷的。呂大姐終因哭得聲竭身疲，被姜小姐和姜芝媛連說帶勸，把她扶到象牙床上，脫掉綉花鞋，和衣倒下，一頭柔髮散落在枕上，我看了惻然心傷，暗道：「大姐！今生已過也，願結來生緣。」忽聽門上「剝！剝！」兩聲，姜小姐問道：「是誰？」門外答道：「我是來找莊參謀的。」我聽出是梁國恩聲音，便問：「有甚麼事嗎？」

### 三名逃兵就地斃了

梁國恩道：「騎兵團有人帶鎗跑了。」我聽了一驚非小，連忙向姜小姐等告辭。回到宣撫組，已見騎兵團長苑九和早等在那裏，我問：「跑了多少人？帶甚麼武器走的？」苑九和道：「跑了三個人，帶走了三枝六五步鎗，馬匹和短鎗是他們自己的。」我怒道：「士兵逃亡，事前必有徵候，為甚麼不注意防範？派人去追了沒有？」苑九和道：「已派人去追了，跑不遠的，參謀請放心，一定會捉得回來。」果然天亮時，追逃兵的人回來了，不見逃兵，只帶回三匹空馬，和拐走的三枝步鎗。我問：「逃兵呢？」他們不答，只望着團長。苑九和道：「是我命令他們的，如果追到了，就地斃了，不必帶活的回來。」此時閻充亦在座，我問閻充道：「你看此事應如何處理？」閻充一向懦弱，答道：「我沒有意見，參謀決定好了。」我向苑九和道：「士兵攜械逃亡，論法當死，但要經過軍法審判才行，雖然現在情況不同，但事前亦應先向上級報准，否則任意誅戮，亦干法條，此事已成過去，不再追究。請

你回去立刻寫命令通知全團官兵，曉諭此事，以收嚇阻之效。」苑九和走後，我向閻充道：「此人殘暴成性，目無法紀，終必為患，應注意防範。」閻充道：「老弟所慮極是。」

吃過了王府的勞軍宴，已是下午二時。部隊在王府大門前集合，準備出發。宣撫組直屬單位排在前面，依次是騎兵團、輜重和炊事兵。苑九和身著新製的黃色將校呢軍服，頭戴大蓋軍帽，領上掛着兩條槓，三顆星星，上校軍階領章，外罩黑色披風，騎在一匹日本北海道栗紅色大馬上，手執馬鞭，足蹬長靴，腰裏別着一把長苗匣子鎗，倒也威風凜凜。今天苑九和是指揮官，當我與閻充騎馬到達集合場上，苑九和一聲：「立正！」口令，向我和閻充敬禮後，便開始訓話：「各位弟兄！大家聽着！昨個晚上，第一連（騎兵團沒有營編制）有三個逃兵，他媽拉個巴子的！雜種的！忒種！混帳王八蛋！人跑了，還要拐着鎗走，存心給我難看。跑得了嗎？是我連夜派人給逮住了，就地給斃在路上，看以後那個還敢跑？參謀和司令怪罪，說我沒有注意防範，我又不是他們肚子裏的甚麼……甚麼蟲來着？」

### 刻骨相思綿綿無期

春祺

隊伍出發後，我因惦記着呂大姐昨天晚上，是否會因悲傷過度病了？便一個人撥轉馬頭，回到王府內院，登上二樓，到了我住的房中，姜小姐正在那裏，不見呂大姐。姜小姐道：「我知道你一定會回來，所以等在這裏。」我道：「何以知道我會回來？」姜小姐淒然笑道：「也許是靈犀一點通吧！傻人有傻命，你這不是來了嗎？」我問：「大姐呢？」姜小姐答：「大姐病了。」我驚道：「病得怎樣？人在那裏？我要去看看。」姜小姐道：「你不必看了，她不會見你。」我道：「為甚麼？」姜小姐道：「她有一封信，叫我轉交給你，你看了就明白了。」她從衣袋中掏出一封信來遞給我，信封上寫着：煩交莊參謀親啓，下書數池二字。我拆開信封，取出信紙，上面寫道：

莊參謀文凡：  
昨夕失態，愧悔無已。君將遠行，理應殷勤話別，奈何淚眼相向？何其荒唐之甚也！  
我一弱女子，頻遭變故，孤苦無依，幸蒙姜府收留，得苟延殘生，其悲苦可知。明達如君，當知我諷我也！  
我知君今日必來看我，奈何昨日悲傷過度，臥病床褥，衣衫不整，容顏憔悴，君熟讀史策，當知李夫人之與漢武帝故事，我又何忍蓬首垢面與君相見耳？緣若未盡，後會有期。路上風寒，望君珍重！伏枕作書，不勝悽惶。

敬祝

春祺

呂數池 手上

### 揚鞭一揮絕塵西奔

我看完信後，嘆道：「大姐太苦了。」姜小姐道：「何止大姐一人苦，那個又不苦呢？」我道：「此事古難全，奈何作繭自縛？」姜小姐道：「情之所鍾，古今皆然，難道你非走不可嗎？」我道：「非走不可。」姜小姐道：「你走後，這間屋子仍將保留原狀不動，我會日夜廝守在這裏，從此刻骨相思，綿綿無期。」

「還有昨天在南山打獵，我們兩人合照的照片，你沖出來以後，寄給我一張，我放大了，掛在牆壁上，我看到照片，就如同看到你一樣。」說着說着哭了。我掏出手帕來，給她揩淚，她趁勢撲在我的懷裏大哭起來。忽聽噹！噹！壁上掛鐘敲了四響。我驚道：「大隊走遠了，不能再耽擱了。」姜小姐收淚道：「我也備馬，送你一程。」我道：「送君千里，終須一別，看見妳哭哭啼啼，更叫我心亂，妳如不捨，可站在王府大門樓上，目送我走就可以了。」我匆匆走出王府，在馬樁上解下馬，果見姜小姐已站在門樓上，向我望着，頻頻揮淚，悲不自勝。「人生長恨，水長東。」我把牙一咬，飛身上馬，揚鞭一揮，喝聲：「走！」往西絕塵而去。

春祺

苑九和看了，大怒道：「他媽拉個巴子的！」

你們家的男人都死光了！一個也見不到，看妳這付德行，像誰欠妳錢似的。」那婦人忙道：「我身上有病。」

### 富貴浮雲轉眼成空

晚飯後，梁國恩給我打熱水洗臉，洗完臉後，忽然發現我手上的紅寶石戒指不見了，我慌了，因為那是我未婚妻張鳳芝給我的訂婚戒指。苑九和認定是那個婦人偷的，連聲喝道：「快把那個娘們給我搵起來！看我斃了她。」那個婦人嚇得又哭又叫道：「冤枉！我沒有偷。」我道：「不要嚇着她，慢慢再找找看。」後來梁國恩果然在院子裡，把戒指找到了，原來我洗臉的時候，戒指滑到臉盆裡，梁國恩潑水時，連戒指一齊潑去了，害得大家虛驚一場。誰能料到這枚有紀念性的戒指，後來因東北情勢逆轉，三十八年我逃難到上海的時候，還是賣掉了，富貴浮雲，轉眼成空，令人無限感慨。

第三宣撫組只是奉命沿錦朝鐵路沿線掃蕩，並無特定目標。有一天，隊長李文保向我道：「參謀！我離開家好幾個月了，好想我老婆，這裡離我家不遠，騎馬十幾個小時就到了，我們的隊伍可不可以彎一下，打我家門口經過？我順便回家看看我老婆。」我笑道：「當然可以，你今年多大歲數了？」李文保個腆道：「三十二歲了，我老婆原不贊成我在外面混的，沒法子，誰不想當官。你到我家裡，我會叫我老婆宰隻老母鷄，燉給你吃。」我笑道：「那敢情好，好久沒有吃鷄了。」原來闖充的廚子，已辭職不幹了

，再加上闖充自被收編後，嚴守軍紀，不再強取民物。更糟的是，共軍勢力已逐漸壯大，到處搶糧，派鞋派襪，弄得民不聊生，叫苦連天；影響所及，連我們也跟着常常沒有菜吃。這天中午，來到一處地方，名叫「地藏寺」，我雖然不迷信，但也討厭這個地名，我將此意說與闖充知道。闖充聽了笑道：「莊老弟！我姓甚麼？」我道：「姓闖呀。」闖充道：「那就對了，我與闖王爺同宗，怕甚麼？」我心中釋然了。闖充雖然忠厚，但也有幽默的一面。午飯時，甚麼下飯的菜也沒有，只弄到一大碗蜂蜜來佐餐，甜得齁心，難以下嚥。

### 陌頭楊柳青色誘人

熱河土地貧瘠，人民生活很苦，日本人曾在熱河大力推廣種植鴉片煙，公開販賣，增加收入，因此熱河吸鴉片煙的人很多，並不違禁。熱河有一條著名的河流——大凌河，古名白狼河，發源於凌源縣，流經朝陽縣，向東穿越遼寧省入海。因有河水灌溉，所以大凌河流域，土地比較肥沃。因此我們的部隊，有時涉水而過，有時沿河而行，因地質關係，一路上所見，不是黃沙滾滾，就是卵石累累，別是一番塞外風光。

我因爲不慣騎馬，初時尚可，日子久了，便感到脊椎骨疼痛難當，漸漸的連腰也直不起來了。後來找到一輛四輪馬車，用兩匹馬拉着，我坐在馬車上，儼然成了牛鼻子諸葛亮了，只差少了羽扇綸巾，從此以後，我有時騎馬，有時乘車。因爲我答應李文保在他家門口經過，便由他前導

，沿路而行。中午來到一個屯子，地名「二十家子」，四面高山環繞，約有二百餘戶人家。有一家靠河邊的住戶，正在辦喜事娶新媳婦，門口大影壁牆上，粉刷得雪白光亮，兩扇朱漆大門，也新髹了油漆，院子大大的，顯得很有氣派。我與闖充便在他家休息「打尖」。

我們被讓到一間最好的內房，炕上擺了一張長方形炕桌，飯好了擺在炕桌上，我因爲不慣盤膝而坐，便把炕上的被子墊高，坐在被子上用餐。這時院中正鼓樂喧天，吹吹打打，十分熱鬧。忽然有一個小村婦掀簾進來，穿一套漿洗光潔的布衣服，頸上掛着一條大銀鎖，身材嬌小玲瓏，白淨面皮，一雙水汪汪的眼睛，向我望着。我不知她要作甚麼，只見她一聲不響的，打開炕前的大衣櫃，取出一套新衣服來，然後蓋上衣櫃，又出去了。一會兒，又進來換了一套，如此進進出出，脫脫換換，往返數次。

啊！原來春天到了，莫非這個寂寞的小村婦，耐不住「陌頭楊柳色」的誘惑，情有所屬。闖充笑道：「莊老弟！你看見沒有？她在注意你呢。」我聽了，哈哈大笑。一身的疲憊酸疼都在這一笑中，霍然而癒。在「二十家子」吃完中飯後，又繼續前進，不久便到了李文保家裡。李文保在門口高聲叫道：「老婆子！客來了，快出來！」他妻子聽見叫聲走出來。只見她一身藍布褲褂，收拾得乾淨俐落，頭上梳了一個烏溜溜的抓髻，滑得能淌下油來。見了她丈夫，笑得嘴都合不攏。李文保也不介紹，吩咐她道：「快燒水殺鷄！看看還有甚麼好吃的，統統端出來！」

## 乾河床上黃沙漫漫

在李文保家喝了酒，也吃了雞，隊伍繼續出發。行前我把李文保叫到面前道：「李隊長！你今晚留在家裡，小別勝新婚，好好陪伴太太，明天再趕到清河門去，部隊要向清河門掃蕩。」

正行間，忽見後面塵土飛揚，一騎飛奔而來，及近見是李文保，我道：「你爲甚麼這麼快就來了？不在家裡陪太太？」李文保笑道：「女人嘛，幾句好話一哄，就打發過去了，誰有閒功夫，和她窮磨菇一個晚上。」接着他又鄭重其事的向我道：「參謀！前面是碑石嶺，翻過嶺去，就是騎馬屯，屯裡有一個我拜把的弟兄，名字叫張大保，這個人很够義氣，一身是膽，因爲臉生得黑，大家都叫他『大老黑』，他手下有數十匹馬隊，在地方上很叫得響。參謀！您看有沒有必要，我們去收編他？」我向閻充道：「宣撫正是我們的份內工作。」閻充道：「不錯，我們這就去騎馬屯，李隊長！你在前面帶路。」李文保聽了，高興萬分，一馬當先，頭前帶路。

翻過碑石嶺，嶺下是大凌河的主流，河面甚寬，約有三華里，初春水涸，只有河心有一股細流。乾河床上，黃沙漫漫，人馬在河上奔騰而過，掀起遮天蔽日的飛沙，映着夕陽餘暉，景色十分壯觀。

過了大凌河，就是駐馬屯，只見居民扶老攜幼，在路旁歡迎。有一中年漢子，衝到我的馬前，向我豎起大拇指道：「這才是真正的中國人，我們盼了十四年了，今天終於見到自己人了。」

我向閻充問道：「爲甚麼過去老百姓見到我們，都躲得遠遠的？今天又是怎麼了？」閻充道：「大概是李文保到屯子裡宣傳過了，可見宣傳工作也很重要。」我道：「軍紀更重要，只要軍紀好，不擾民，走到那裡都受歡迎。」正說間，只見李文保騎馬由屯中出來，後面跟了一個黑臉大漢，年約三十歲，騎在一匹烏騾馬上，威風凜凜，相貌堂堂。我一見，就喜歡上他了。李文保介紹過後，我知道他就是張大保，李文保的拜把兄弟。

我們來到張大保家裡，有一個年近五旬的婦人，迎出院中，身穿一件寬大的灰色旗袍，頭髮高高挽起，一身旗裝打扮。張大保趨前叫道：「娘！參謀和司令來了，快燒水泡茶！」一會兒，茶泡好了，大家一齊坐着談話。張大保的母親向我端詳了好久，誇道：「好體面的年輕人，多大歲數了？」閻充代答道：「我們參謀今年二十五歲了。」她道：「年紀這麼輕，就作這麼大的事，多稀罕人！參謀官不小吧？我們大保年紀也老大不小了，都三十出頭了，長了一個傻大個兒，一年到頭就知道窩在家裡，不圖個前程，沒出息！」

### 碑石嶺頭卯上共軍

我乘機道：「我正想找妳兒子跟着我作事，不知道妳願不願意？」她道：「那敢情好，還請您多提拔。」又向她兒子道：「還不趕快謝謝參謀！」張大保站起來，向我一鞠躬道：「謝謝參謀。」我與閻充商量過後，決定派張大保爲宣撫組直屬第三隊長。我問張大保道：「你有多少

人馬？」張大保道：「馬有五十匹，長短鎗也有五十多枝，只是有些人不住在屯裡。」我道：「你如何召集他們？」張大保道：「我這就派人去通知他們，只怕今天來不及了。」我道：「沒有關係，你明天再歸隊不遲，我們在清河門等你。」

離了駐馬屯，仍折返原路，向清河門出發。那碑石嶺雖然不高，但山路崎嶇難行，只有一條羊腸小道，不適合大隊人馬通行，來的時候，已吃過苦頭。我便命苑九和率領隊伍，繞道嶺下而行。我與閻充帶着梁國恩、李文保和他的弟弟，共五人牽着馬，乃由嶺上通過。剛到嶺上，忽然發現嶺下有十餘名穿黑棉軍衣的人，也正在向嶺上攀登而來。兩下相距，不過百餘公尺，看得非常清楚。

我像被蛇咬了一口，悄悄的拉了一下閻充道：「八路！我們與八路卯上了！」閻充驚呼：「哦！」嶺下八路喊話了：「喂！你們是那個單位的？」我知道李文保的嗓門大，也知道共軍二十七旅，就盤據在「松嶺門」，離這裡不過三十餘華里。便吩咐張文保道：「你告訴他們二十七旅的，大聲點！」張文保把兩手放在嘴上，作喇叭狀，大聲叫道：「二十七旅的，老鄉！你們是那個單位的？」我迅把梁國恩肩上的衝鋒鎗接過來，推上彈夾，打開保險機，一躍衝到稜線上，瞄準目標，扣下扳機，吐！吐！吐！一陣掃射，火舌冒出，立刻有幾個敵人應聲而倒。共軍仗着人多，負傷不退，迅速臥倒，利用地形掩護，匍匐前進，向嶺上攻來。到了五十公尺距離，轟！轟！

一連扔出兩個手榴彈，煙硝瀰漫中，更向前迫近了。

我因為只有一枝衝鋒鎗，一個彈夾，子彈射擊完了，再裝子彈已來不及了，無形中成了廢鐵，只有張文保手握一枝長苗（舊式駁壳鎗），接連向敵人碎！碎！開了幾鎗，根本不發生制壓效果。我高喝一聲：「退！」於是五個人牽着五匹馬，跌跌撞撞的，向嶺下飛奔而退。迨敵人攻到嶺上，我們已退到五十公尺以外了。敵人用步鎗向我們密集射擊，梁國恩帽子上首先中彈，被穿了一個彈孔。此時我們已完全暴露敵人的有效射程之內，我便命大家找一處隱蔽地形掩避，我趁機把衝鋒鎗彈夾裝滿，以備敵人近了一拚。但敵人並沒有追來，反向另一個山頭飛奔而竄。後來我才知道敵人由山嶺上，已望見我們的大隊在嶺下通過，因不知虛實，才嚇走的。事後我們在嶺下曾發現共軍遺留下兩具屍體。

### 太陽遮眼無視中將

這次遭遇戰，雖然不大，還是傳到了錦州長官部，趙參謀長因久未接到我的消息，後來竟以訛傳訛說我陣亡了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回到錦州，見到了趙參謀長，他問我經過情形，我便把碑石嶺作戰經過向他詳細報告一番。他問我：碑石嶺位置在那裡？並命我在牆壁五萬分之一的軍用地圖上，找給他看。當時我因為太緊張，倉促間，沒有找到，他毫不留情的道：「你當甚麼參謀！」我自尊心受了莫大屈辱，難過極了。

後來長官部推進到瀋陽，有一次，國軍有一

營長，於營口防禦戰中陣亡，在中蘇聯誼社開追悼會，我參加追悼會回來，在長官部大門口，遇到趙參謀長也站在那裡，他看到我，不問青紅皂白，怒道：「你現在才來上班，站在那裡。」旁邊有一個他東北講武堂的同學，名字大概叫王天任？出來作好人，叫我去上班不要站了。這種恥辱，我永遠忘不了。為將者，統馭三軍，「規過于私室」不可不慎。直到有一天，趙參謀長終於碰了一個釘子。事情經過是這樣的，有一個黃埔四期的同學，名字叫婁吳，浙江人，有一次他到長官部公幹，在樓梯口碰到趙參謀長，因為婁吳僅是上校，沒有向他行禮，他便當面指斥婁吳道：「你懂不懂陸軍禮節？」婁吳火了，道：「笑話，我是四期的，蔣委員長親手教育出來的，怎麼不懂陸軍禮節？外面太陽大，剛進屋瞳孔沒有恢復，看不清楚你是中將。」趙參謀長尷尬的道：「是我錯怪你了，你走吧！」這是後話，不吐不快。

再說我退下碑石嶺，來到大凌河邊，遙見河床上塵沙蔽天，約有二十餘騎飛奔而至，原來是張大保聽到我與共軍發生遭遇戰，前來增援。

部隊繼續向清河門前進，傍晚時分，到了一處地方，名叫「羅圈溝」，是凌源縣到朝陽縣必經之地，約有百餘戶人家，僞滿時曾設有警察分駐所，日本投降後，警察散了，槍枝多落於匪徒之手。到「羅圈溝」必須經過一條狹谷，谷底是一處平坦盆地，四面有高山環繞，所以叫「羅圈溝」。

部隊宿營後，我召集苑團長及直屬隊隊長等

訓話，告誡他們敵人就在附近，要特別提高警覺，在谷口加派哨兵，嚴密盤查出入口行人，尤其是可疑商旅。適於此時，村長來說：前幾天共軍曾來過屯裡，派了一百多雙布鞋，約定今天晚上來取。因此我向李文保道：「天還未黑，共軍隨時會來，你先帶幾名弟兄去谷口守着，千萬不可大意。」李文保聽了，立刻挑了四個得力弟兄，每人長短鎗各一枝，去守谷口。剛到谷口，便看見遠遠有一隊穿着黑棉軍衣的共軍，直奔谷口而來，一數共是十二人，每人肩上背着一枝日本六五步鎗，後面還有兩個女的，是徒手。李文保不動聲色，子彈上膛，打開保險機，只等魚兒進網。共軍剛進谷口，李文保等一躍而上，用鎗指着，喝道：「不准動！舉起手來！」共軍因變起倉促，只得乖乖舉起手來投降。李文保命二人持鎗瞄準監視，二人去把共軍的鎗枝一一卸下，然後押着十四名俘虜，回到屯裡報捷。此時我正與閻充、苑九和等，在一起吃晚飯，聽到這個好消息，便停箸不食。少時李文保來見，我道：「恭喜你立了大功，先把擄獲的鎗枝繳上來，俘虜派人嚴加看守，你馬上再回谷口，預防敵人報復，一發現情況，立刻鳴鎗示警，我會派人接應。」（未完待續）

訂閱「時代文摘」 「中外雜誌」請撥電話五三六五三一。五三六四二〇六